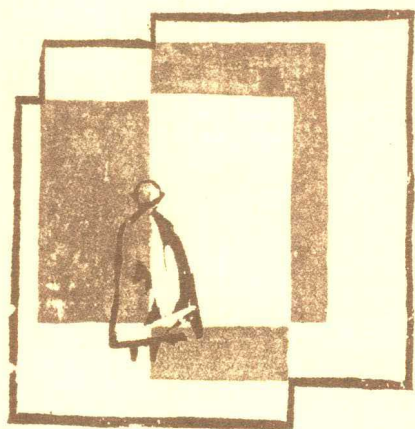




纸阅读

书本草

李子广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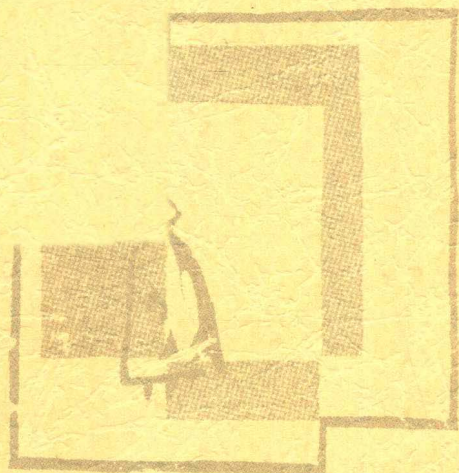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书本草

李子广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本草/李子广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2.3

(纸阅读文库.原创随笔系列.第三辑)

ISBN 978-7-5311-8647-2

I. ①书…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8840 号

SHU BENCAO

责任编辑 梅树刚

装帧设计 长城外书草

制 作 内蒙古达尔恒教育出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制 贺西格 满都拉

出版发行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 89 号教育出版大厦(010010)

电话传真 出版部 0471-6607800 发行部 0471-6607790

总编室 0471-6607900 邮购部 0471-3370804

网 址 <http://www.im-eph.com>

邮 箱 E-mail:xxzx@im-eph.com.cn

印 装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5mm×1270mm 1/32

字 数 130 000

印 张 5.5

印 数 1-6 000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

定 价 22.00 元



内教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内教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直接联系。

序：青灯·故纸·美文

■ 万 奇

董桥说，夏志清是做学问的人，并引吴鲁芹的话赞夏：“穿过那一袭飘逸的长衫，这位耶鲁博士才读出了那么飘逸的学问！”董桥偏爱长衫，他赏慕的胡适，是手持线装书临风低吟的“穿着长袍的胡先生”，而不是着西装、当驻美大使的胡博士。长衫（袍）是民国文士的形象标识。子广兄虽从未着长衫（袍），可这册《书本草》却处处流露长衫（袍）的洒脱与飘逸。

这些年书话盛行。据闻“书话”一词是曹聚仁首次使用。曹聚仁是位勤奋的现代作家，他的笔似乎从未停过，自称一生写不下四千万字。其中《书林新话》、《书林又话》和《书林三话》一直为世人称道。我对“书话”这个词不太感冒，更愿意称这类文字为“读书随笔”（为了行文方便，姑且用“书话”）。如今写书话的人越来越多，良莠不齐。曾见某些书话，文字花哨，乏识乏学乏情，像效颦的东施，目不忍睹。究其病根，还是功夫不到家，只好饰羽尚画，文绣鞶帨了。子广兄的《书本草》却全无此弊，是有学问做底子的缘故。他的学问是在青灯下煮出来的。正是有了“青灯体验”，他才格外喜欢青灯。开篇之作便是《人生消磨几灯前》，以“灯”入题。若干篇什则频频闪现“青灯意象”——“闲书

遮眼，青灯有味”（《青山红豆两悠悠》），“日间又得残书数册，灯下倚枕摩挲”（《冷摊负手对残书》），“青灯有味，最忆是儿时”（《青灯照影读唐诗》），“灯下倚枕杂览闲书，已成积习，吸烟一样上瘾”（《放开心手写文章》）……不消说《书本草》也是在青灯下煮成的。

子广兄治古代文学二十余年，浸染了故纸的香气，已有《科举与古代文学》、《状元诗人考论》、《古典文学鉴赏论》等大著面世，其学识自不必说。更可贵的是，他对笔下的书与人充满了温情与敬意。或云“一个晴暖如春的秋日的午后，披阅巴特尔先生编撰的《书香三昧》，不禁入迷而顿觉风雅盈怀。书卷多情，如故人依依。我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如饮春醪的履足”；或云“围炉把卷，心暖如春”；或云“而我于书籍之爱，体味得更为充分。书梦依稀，书情缱绻，我是甘于做个梦书之人，对之情牵一生而无悔”。他与书朝夕相守，爱书之情一点一点由纸里沁出，坦露了一个读书人的心语。他从内心礼赞勤于著书的克冰师：“文士之庐诚陋兮，惟吾德充。浸淫书味，其气华彩；元神朗澈，皎若日星；胸罗锦绣，涣然成文；光芒腾越，鬼神闻风。”他转引胡国瑞先生的话赞许专治古代散文的熊礼汇教授：“这样弄散文，头发白了值得！”他以清丽、隽永的笔墨推崇“卖糖人”施蛰存先生：“寓学养于趣味，诗话博古通今而又雅俗共赏，隽永近人。像是一个世纪老人横绝岁月，在斜阳小巷中闲话唐代文学旧事。”他由书及人，做到了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

子广兄的《书本草》不单单有“蠹鱼情暖”，还有“书林清议”。他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认为白话与文言的关系并非“冰炭”，写作时完全可以“半文半白”，关键是作者的文言修养高不高。“文言可以济白话之穷”（余光中语）。他肯定“百

家讲坛”对国民传统经典与文化学习以推助之功，又指出其传播中的“常识性错误”。他点出“锥刺股”的失注问题，辨正然否，澄清今人对“锥”的误解，进而提出“放眼看书，小心求证”，“从一字一句做起”。他突破《文学概论》的束缚，从文化角度阐释文学艺术的“真实”，倡导一种“不管是谁说的，首先要怀疑，其次是拿证据来”的扎实、严谨的学风。……还有一些精识妙见，恕不赘述，我相信看官读后自会有醍醐灌顶之感。

董桥在《散文欣赏与创作》演讲稿中有云：“散文只能够‘薰’而不能教。我从小受‘薰’，‘薰’到自己懂一点文章的好与不好。”我深以为是。今观《书本草》又得以确证。该书文字“丽而雅”，有参差之美：“闭门无悝，我常常爱翻闲书，以破岑寂。从稗官野史，到现当代散文；从格言小品，到时兴小书，由着自己的性子读下去，安享那一份自由阅读的无尽欣悦。”有排比之美：“姜亮夫由妻子的提示，而游心文籍，悉心考史，构建一则文人佳话；唐圭璋情动于中，在学人的谨严中，为女词人辨诬；陈寅恪寄情红豆，诠释钱柳情事，撰为一代之史。”有意蕴之美：“旧时月色扣动着文人才子的小小心扉，牵连出一脉缠绵，一枕幽怨，一腔旧事，一抹绮思。童话一样纯净而透明，流年一样悠远而婵媛。这月色是从诗中升起的，而又照亮了我们诗一般的往事记忆。”不难看出，他受诗词曲赋晚明小品薰染已久，下笔自然横斜疏影，浮动暗香了。

由此我想到，子广兄和我都是在电脑普及中换了笔，他的精妙文字大抵是在键盘上敲出来的，然却绝无“金属气”，散发的是宋元青花瓷的“雅气”与“静气”。

书名《书本草》取自《幽梦影》作者张潮的同名散文，张潮是“第一个开出阅读疗法书方的人”。子广兄借此为名是有深意

的。尽管他在《自序》中谦称，《书本草》“也无非是些关乎书人书事的自言自语”，“不过聊以自救罢了”，又嘲自己“是个自了汉”。可细细品读，范仲淹的岳阳楼情怀，胡适、夏志清的长衫（袍）风骨，皆从丽而雅的文字中透出……或许是我太“求甚解”，看官中的“小僧”又该“伸脚”了。

庚寅年仲秋于容膝庵

自序

敦敦书案而不杂他嗜，有时也不免烦闷。忽然想到禅家所谓钻他故纸，驴年去，不禁很想效颦老僧，铿然一杖，芒鞋踏破岭头云了。

然而只有也只能想想而已。

且不说渺渺云山已不再清静，就那竹杖芒鞋的舒徐坦荡，恐怕也会遭今人窃笑，甚或在杯盏中被解构成一只青蛙，亦未可知。钱神与权杖一统天下，读书人的无奈是寂寞烟花，就连烈酒也断难浇散一腔苍茫。

我们其实久已不耐烦等待，总想尽早得悉结局，破门而入，享受简单而痛彻的奢华。于是那结果已如《好了歌》，注定了一番人世的箫鼓繁音荡为冷烟，最终也不过必是一例虚无。

碧云天共楚宫遥。

阅读大抵是一场无所事事的等待吧，唯书香能够致远。生活假如真的像佩索阿所说，是漫长的失眠，那么书籍也许就是安神药或拍唱催眠的乳母，她令我们与远方的梦境逼近，乃至手牵手。

还是老实回到文字塔吧，那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于是关起门来，在没有萤火虫的城市之夜，煮成这捆《书本草》，也无非

是些关乎书人书事的自言自语。

不打而自招，书名来自清代张潮同名散文。张潮以四书、五经、诸史、诸子、诸集、释藏道藏、小说传奇种种，揆以药性，发为药言，十足一片拳拳救世婆心。而我横笔攘夺其名，已然白马非马，不过聊以自救罢了。

看来，你终归是个自了汉。

二〇一〇年八月于竹园新居

目 录

蠹鱼情暖

- 003 人生消磨几灯前
- 006 光芒文士庐
- 012 “这样弄散文，头发白了值得！”
- 017 弱水三千一瓢饮
- 019 围炉把卷 心暖如春
- 025 写在水上的格言
- 030 悟入红楼第几层
- 033 书梦无凭，留一枕书香缱绻
- 036 青山红豆两悠悠
- 042 清代名家试帖诗赏心录小引
- 043 读书折角录小引
- 045 也算著书心事
- 048 有好皆能累此生
- 049 日暮乡关何处是
- 052 倾听卖糖人语
- 058 冷摊负手对残书
- 060 青灯照影读唐诗

- 064 江山·友朋·书卷
067 粗衣大布,裹说梦生涯
072 从《枕草子》说到线装书
077 风雨思茅室

书林清议

- 085 昭君怨曲 敕勒歌风
089 放开心手写文章
092 白话文言非冰炭
095 手稿的美丽
098 从“上大人孔乙己”说到文学阐释
101 人们一思索,孔子就发笑
104 为叫小僧不伸脚
106 永远的无弦琴
109 模糊的深刻
113 难以完全读懂的世道人心
117 有一种真实叫文化
120 “锥刺股”的失注问题
123 煮烂《三国》 捶碎《红楼》
126 “不求甚解”的甚解及其应用
130 冯友兰人生境界说衍义
134 读《易》有得方
136 巾箱本与科举作弊
138 至上尊严
142 “三上读书”的真意
146 从“三家村”到“百家言”

149	女子而擅试帖诗
152	言言斋主人及其藏书印
157	彼美一人
161	老月亮之恋
164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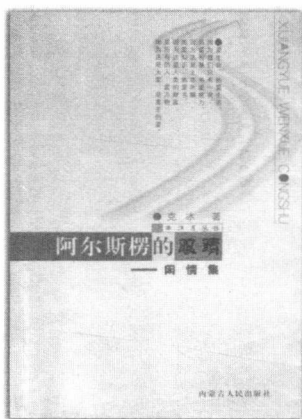
蠹鱼情暖

人生消磨几灯前

偶然听万奇兄说起，克冰（本名姜泽阳）师的文学创作要集结出版，我略感意外之余，不禁色喜而充满企盼的丝丝暖意了。作为先生的学生，总觉得应写一些关于先生的文字，却又无从写起。我自认为了解先生，又觉得有些陌生。因为先生从来对自己的创作不愿提起，虽然他写的歌词早已播诸管弦，传唱全国。一个雪后的下午，先生要我取书，书名是《阿尔斯楞的眼睛——闲情集》。捧读先生的书，觉得总算走近了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缤纷如江南三月。看万奇兄的序言，才知道是在其建议下，先生方同意出书的；然而先生此时已在教职上荣退了。

先生有著作问世，每每赠我，有研究著作，有译著。因为十分专业，很少通读，但却令我生出无限敬意。先生勤于砚田笔耕，先后出版著作数种。我置之案头，如暮鼓晨钟，令人警醒而不敢稍懈。先生平时并不多言，但每当看到弟子们取得了哪怕是一点点成绩，都十分高兴，并鼓励有加。有时说起某某学生，先生啧啧然称许起来，甚而喋喋不休了。我想，先生可能并不知道，正是他的这种“无言”与“多言”，使弟子们如坐春风，而不能不暗自努力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走红，年轻人几乎都怀有作家梦。我



《阿尔斯楞的眼睛——闲情集》书影

至今难以忘记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戴国忠，是他激发了我稚嫩的文学梦想。戴老师课讲得好，又能写一手漂亮的粉笔字。记得一次作文课上，戴老师教我们人物描写方法，以本校的一位物理老师做范本，在黑板上写下了几行漂亮的粉笔字。我们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戴老师讲解说，描写人物要抓住特征，传出精神来。譬如我们熟悉的这位物理老师，平时不善言谈，他紧紧抿着的嘴就很有特点。经戴老师这么一说，我们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许多。戴老师精彩的语文课，使我爱上了文学，并最终选择报考了大学中文系。

进入中文系读书，我遇到了许多像戴老师一样的好老师；而克冰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未见克冰师以前，就听到有人说起过克冰师的才情。譬如他的诗歌创作、儿童文学创作之类，有的作品还获过大奖，于是便希望能得到先生的指授。记得先生给我们上的是写作课。先生身体瘦弱，平时说话的声音有些低，竟有些怯怯的样子；但为

了让学生们听清楚,看得出先生在课堂上是用尽力气在说话了。先生讲诗歌写作,一板一眼,十分投入。举的例子遍及古今中外。先生往往带上几本书,讲的过程中,不时打开书,顿挫地读起来。我对诗歌的兴趣就是这时培养起来的。

大二的时候,克冰先生做我们班主任,与先生的接触自然频繁起来。除例行的班会外,先生还经常深入我们的宿舍,谈生活,问学习,有一种蔼蔼春云的温厚。但有一次,几个男生搞恶作剧,弄得有些过头了。克冰先生知道后,召集了班会,表情十分严肃。我第一次看到先生是真的动怒了。先生的口气十分严厉,教室里一片凝重。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先生唯一的一次发火。

留校任教后,与先生的过从更加密切。先生对我的生活、工作、学习等情况十分关心。由于熟悉而感觉不到先生渐渐到了退休年龄。时间过得好快,连我们也已经毕业二十多年了。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变的是先生一贯的勤奋、谦退与儒雅。清人石韞玉有言:“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先生在退休之后出版的这部文学创作集,包括了诗、歌词、散文、小说、译诗、译文等,凝聚了先生的学问才情、精神意趣。晴窗展读,笔花四照。但先生此书副标题为“闲情集”,我一时还有些不解:先生勤于著述,很少娱乐,何来闲情?一次与先生结伴回家的路上,说到此书的出版,先生笑谈:“本来还有一部分稿子,连同一些书,放在凉房被人偷了。把现有的收集起来,就有了这本书。”先生笑,我亦笑。青天不碍白云飞。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